說苑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苑

(二)

劉向撰
楊以湟校

說苑卷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勢。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于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刦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脇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季子。幷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

至簡公用子產、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愼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腳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

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眉睫之徵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巇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刦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褷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唉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家而吳人服以

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尙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舉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

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肯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衞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

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惓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負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居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陘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衞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衞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衞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衞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二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粟後宮婦人撚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衞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衞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衞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

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材。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夫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囘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愼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君皆爲瞶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

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鄫．曾子辭於鄫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鄫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鄫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鄫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人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

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傅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幷。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

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荊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今殺之是重荊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意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刃。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杜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眞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

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一本作咸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葭菱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不下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

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葬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葬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泰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讋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己何敢諫乎．願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幷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幷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幷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幷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幷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色（一作・）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

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刳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墠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袵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君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陁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荊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湛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湛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荊。兼國三十。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荊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何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戈。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徵有故乎。國家得徵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蔫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徵有兵乎。大臣

得徵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蓆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徵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徵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偸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入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疎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顚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

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拔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荊。至淮。聞荊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荊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羊舌姓是嗣。王太子又長

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譬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鋸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淸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淸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具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十

敬愼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誡。敬愼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愼其獨也。詩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袪。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遜盛迄

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

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愼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愼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

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讋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愼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衞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衞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懾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

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衞。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加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衞遷于商止。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

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口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愼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也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

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愼。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愼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愼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友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愼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尙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尙有哽噎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尙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尙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氾者何釋恭爲

成曰學於子路三年曰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曰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曰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聚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

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荊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夫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蓄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

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氏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籍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尙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罄。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陁。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鵠鵲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穨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秅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轄而歌。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荊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翦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鬬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

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鼉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蒲茷。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枻。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枙澤予昌州州鞮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澭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榆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

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盛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烏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塹。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忘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聞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蚤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蚤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執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

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儻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

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效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

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衞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秉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秉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

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第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君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嘗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嘗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搢厲於天下。無怒卽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案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

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縲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縲北犬敬上㓗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

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若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卽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袪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

傑竝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百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刼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踦躚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

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憱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倮而訾高橛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

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歜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敦。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敦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荊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

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柄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衞。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變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

也。孔子曰。夫澤鳴犢。黿。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同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音畸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弃美利而偕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

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荊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竪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竪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竪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北。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圍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

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取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行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

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宵宵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嚬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燋。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燋。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燋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偸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燋。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燋。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衞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越饑勾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攻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衞靈公盟於甄澤。靈公未喋血。成何、涉他挾靈公之手而撓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衞。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

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太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

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洛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皃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卻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其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卻.吾涉而從子.子上卻.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愼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因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衞衞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圖衞也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翼之以獵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何與之爭封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衞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廬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寒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愼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

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思．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慈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鬬兵罷殺士衆而已也．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樂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樂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徙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樂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樂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樂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

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駮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日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願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管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衞主雍睢於齊主寺人孺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衞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衞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睢與寺人孺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衞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如孔子主雍睢與寺人孺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昔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諸侯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

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飡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嬴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其捃棻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恃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君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踩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踩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

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衞政刖人之足衞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迫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尊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

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擒辱不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柱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卽墨之時。坐則織薦。立則杖臿。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陣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嘗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

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與後至消城令死至今消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盼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厄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闇不及鞀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

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漯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漯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儒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

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